

第 一 回

秦元帅兴兵定北 唐贞观御驾亲征

诗曰：

欲笑周文歌燕镐，还轻汉武乐横汾。

岂知玉殿生三秀，讵有铜龙出五云。

陌上尧尊倾北斗，楼前舜乐动南薰。

共欢天意同人意，万岁千秋奉圣君。

话说真主登了龙位，改唐太宗贞观天子年号。真个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宁静，百姓沾恩。君民安享三年，忽一日，贞观天子临朝，文武百官朝见已毕，分班站立。有黄门官启奏道：“臣黄门官有事奏闻陛下。”奏来。”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见陛下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朝廷说：“既有外邦使臣，快宣上殿来见寡人。”黄门官领旨传宣。你看这个使臣，怎生模样？只见他头戴圆翅乌纱狐狸冠顶，身穿大红补子官袍，腰围金带，圆面短腮，海下胡须，手捧本章，上殿俯伏金阶。说：“南朝圣主在上，有外邦使臣周纲见驾。愿陛下圣寿无疆。”朝廷说：“爱卿到朕驾前，可是进贡与寡人么？”使臣回奏道：“臣奉狼主赤壁宝康王，罗窠汉七十二岛、流国山

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车轮之旨令到来，有表本献与万岁龙目亲观。'朝廷传旨：“什么表章，献上来。”周纲把表章双手呈献，旁边侍臣接上龙案，揭开抽封，龙目一看，只见数行字在上面写着：

北番赤壁宝康王，大将先锋谁敢当。

立帝三年民尽怨，故我兴兵伐尔邦。

唐篡隋朝该一罪，杀父专权到处扬。

欺兄灭弟唐童贼，自长威光压众邦。

生擒敬德来养马，活捉秦琼挟将刀。

若要我邦兵不至，只消岁岁过来朝。

那太宗不看也罢了，一见数行言辞，不觉龙颜大怒，说：“阿唷唷！罢了，罢了。可恶那北番蝼蚁之邦，擅敢如此无礼，前来欺负寡人！”吩咐把使臣官绑出午门梟首，前来缴旨。

“喂！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唬得周纲魂不附体，说：“阿呀！南朝圣主饶命。狼主冒犯天颜，与使臣官何罪，望赦蝼蚁之命。”

爬起金阶，喊声大叫。那两班文武百官，多不解其意。早有徐茂功出班说：“臣启陛下，不知这赤壁宝康王表章上说些什么？万岁龙颜如此大怒？”太宗说：“徐先生，你拿去观看就知明白。”

茂公上前取过表章一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这赤壁宝康王命使臣官来投战书了，难道天邦反惧了他不成？况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今陛下若斩其臣，北番反道陛下惧怕番邦了，请万岁命他使臣官报个信去，说我国随后就来征服你们。”

朝廷听了茂公之言，把龙首颠颠说：“先生之言有理。也罢，把使臣官周纲割下两耳，恕其一死。”

传旨未了，早有两旁武将一声答应，割去两耳，弄做了一个冬瓜将军，喊声：“阿唷。谢南朝圣主不斩之恩。”

太宗喝道：“你快快回去，对那个赤

壁宝康王，罗窠汉听讲，叫他脖子颈候长些，只在百日之内，天兵到来取他首级，剿灭鸟巢，传个信与他。”周纲说声：“是！领南朝圣主旨意。”周纲退出午朝门外，把绢袱包满了耳伤之所，当日上马。见北番狼主之话，非一日之工夫，我且不表。

单说唐贞观天子开言说道：“徐先生，北番康王如此无礼，寡人这里不发兵去征剿他们，他到反来讨战，寡人还是怎么样。”军师徐茂公道：“陛下，从来只有中国去征服小邦，那里小邦反打战书到中国来？这叫做起来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臣昨夜仰观天象，见北方杀气腾空，必有一番血战之事，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打战书到来。百日之内，就要提兵前去平服北番，方除后患。若是迟延，他兵一到，就难抵了。”太宗道：“依徐先生之言，如此迟延不得了。”便对叔宝道：“秦王兄，寡人命你明日起，要在教场之内，把团营总兵大小三军武职们等，操演半个月，演好了然后就此发兵。”叔宝道：“臣领陛下旨意，下教场操演便了。”那秦琼出了午朝门，回到自己府中，就要发令与合府总兵官，明日大小三军在教场中伺候操演，这话且慢表。

单讲徐茂公说：“陛下，这北番那些兵将，一个个多是能人，利害不过的，必须要御驾亲征才好。”太宗道：“徐先生要寡人亲领兵前去么？”军师道：“正是要御驾亲征，才平定得来。”太宗道：“也罢了。父王在位，寡人领兵惯的，今日北番作乱，原是寡人领兵，今降朕旨意与户部尚书，催趲各路钱粮。”朝廷把龙袍一展，驾退回宫，珠帘高卷，群臣散班。一宵晚话不表。

单讲次日清晨，秦叔宝在教场操演三军，好不热闹。那

朝廷在朝中，也是忙乱兜兜，降许多旨意，专等秦琼演熟三军，就要选黄道吉日，兴兵前去。不觉过了半月，叔宝上金奎复旨说：“陛下，三军已操演得来精熟的了。”太宗就向军师道：“徐先生，几时起兵？”茂公道：“臣已选在明日起兵。”朝廷叫声：“秦王兄，你回衙周备，明日就要发兵了。”叔宝领了旨意，退回衙署，自有一番忙碌。这些各位公爷，多是当心办事，到了明日五更三点，驾发龙位，只有文官在两班了。这些武将，多在教场内，有护国公秦叔宝戎装上殿，当驾前挂了帅印。皇上御手亲赐三杯御酒，与叔宝饮了。谢了恩，退出午门，跨上雕鞍，豁喇喇往教场来了。早有众公爷在那里候接。多是戎装披挂，跨剑悬鞭，也有铁箔头、乌金铠，狮子盔、黄金甲，獬豸盔、红铜铠，银箔头、青铜甲。这班公爷，个个上前说道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们等在此候接。”元帅叔宝道：“诸位将军，何劳远迎，随本帅进教场内来。”众公爷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一同随元帅进教场来。只见有团营总兵官、游击、千把总、参谋、百户、都司、守备这一班武职们，也都是顶盔贯甲，跪接元帅。秦琼吩咐站立两旁，又见合教场大小三军，齐齐跪下，送帅爷登了帐，点明队伍，一共二十万大队人马。点咬金带一万人马为头站先锋：“须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。此去北番人马甚是骁勇，一到边关停住扎营，待本帅大兵到了，然后开锋打仗。若然私自开兵，本帅一到，就要取你首级。”先锋一声答应：“是，得令。”那鲁国公程咬金，好不威风，头戴乌金开口獬豸盔，身穿乌油黑铁甲，内衬皂罗袍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提开山大斧，须髯多是花白的了。若讲到扫北这一班公爷们，多有五六旬之外，尽是鬓发苍苍年老的了。这叫做：

年老长擒年少将，英雄那怕少年郎。

只看程咬金有六旬外年纪，上马还与天神相似，这般利害得狠。他领了精壮人马一万前去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，竟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，我且慢表。

回言要讲到朝廷龙驾，命左丞相魏征料理国家大事，托殿下李治权掌朝纲。贞观天子同军师徐茂公，出了午朝门，跨上日月骠骊马，一竟到教军场来。有秦琼接到御驾，遂命宰杀牛羊，奠旗神龛祇。皇上御奠三杯，有元帅秦叔宝祭旗已毕，吩咐发炮起营。那一时哄隆隆三声炮起，拔寨起兵，前面有二十万人马摆开阵伍，秦元帅戎装打扮，保住了天子龙驾，底下有二十九家总兵官，多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有文官送天子起程，回衙不表。

单讲那些人马离了长安，正往河北进发，好不威灵震赫。这些地方百姓人家，多是家家下闼，户户关门。

正是：

太宗登位有三年，风调雨顺国平安。

康王麾下车元帅，表中差使进中原。

辱骂贞观天子帝，今日兴兵御驾前。

旗幡五色惊神鬼，剑戟毫光映日天。

金盔银铠多威武，宝马龙驹锦绣鞍。

南来将士如神助，马到成功定北番。

这个唐太宗人马，旌旗招扬，正望北路进发。后有解粮驸马小将军，名唤薛万彻，其人惯使双锤，骁勇无敌，所以护送粮草来往。贞观天子起了二十万足数精壮人马，前去定北平番，我且不表。

单说那北方外邦，第一关叫做白良关，却对中原雁门关。

白良关远雁门关有二百里，多是荒山野地之处。雁门关外一百里，是中原地方。白良关外一百里，是北番地方。在此处各分疆界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，必须要穿过雁门关而至白良关的。前日使臣官周纲，被太宗皇帝割去两耳，早已回番，见过狼主，故此北番狼主传令各关守将，日夜当心防备，又差探子远远在那里打听。那北番第一关上，有位镇守总兵老爷，你道什么人？他乃姓刘名方，字国贞，其人身长一丈，平顶圆头，犹如巴斗，膊阔三庭，腰大十围。生一张黑威威脸面，短腮阔口，兜风一双大耳，两眼铜铃，朱砂浓眉，两臂有千斤之力。他若出阵，善用一条丈八蛇矛，其人利害不过，若讲到北番之将，多是：

上山打虎敲牙齿，下水擒龙剥项鳞。

说不尽关关有好汉，寨寨有能人。此一番定北不打紧，只怕要征战得一个：

头落犹如瓜生地，血涌还同水泛江。

当下刘国贞正在私衙与偏正牙将们讲究兵法，忽有小番儿报进来了说道：“启上平章爷，不好了，小将打听得南朝圣主太宗唐皇帝，御驾亲领二十万大队人马，有护国公大元帅秦琼，带了数十员战将，手下有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白良关了。”刘国贞闻言，不觉骇然说：“唐朝天子亲领人马来了，可打听得明白？”“小番在雁门关探听得明明白白的，故来通报。”国贞道：“既是明白的，可晓他人马离此有多少路了？”“小番探得他此时头站先锋，差不多出雁门关了。”那国贞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送死的来了。”这一班众将连忙问道：“大老爷为何闻说南朝起兵前来，反是这等大笑？”国贞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你们有所不知，俺们狼主千岁，欲取中原花花世

界，锦绣江山，所以前日命周纲打战书与太宗唐王。若是唐童不起兵来，到也奈何他不得。如今那唐王御驾，亲领人马前来，也算我狼主洪福齐天，大唐的万里山河稳稳是我狼主了的，岂不快活。”众将道：“大老爷，何以见得稳取中原，如此容易？”国贞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岂不晓那唐童全靠秦叔宝、尉迟恭利害。他只道北番没有能人，所以御驾亲自领兵前来征剿我们，他还不晓得北番狼主驾前，关关多是英雄豪杰，何惧叔宝、敬德乎？待唐兵到来，必然攻打白良关。待本镇去活捉唐朝臣子以献狼主，岂非本镇之功。”诸将大喜。叫声：“平章爷须要小心。小将们别过了。”不表这班花知鲁达们回衙，单讲刘国贞吩咐把都儿，关上多加些灰瓶石子，踢弓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速来报本镇知道。把都儿一声答应，自去紧守关头，我且不表。

单讲那先锋程咬金领了一万人马，从河北一带地方出了雁门关，又是两日路程，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先锋爷，前面是白良关北番地方了。”咬金道：“既到番地，吩咐安营，扣关下寨，放炮定营。”众将一声得令，顷刻把营盘扎住。咬金吩咐小军打听，大兵一到，速来报我。军士答应自去。如今要说到贞观天子，统领大队人马，过了雁门关，一路下来。早有程咬金远远相接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在此候接帅爷、龙驾。前面已是白良关了，不敢抗违帅令，等候三天，一同开兵。”元帅说：“本帅自令北番早定，马到成功。”吩咐大小三军扎下营盘，走进御营。天子说：“秦王兄，行兵在路辛苦，明日开兵罢。”秦琼道：“此来定北，非一日一月之功，要看日时开兵吉利的成日。”天子道：“秦王兄之言甚善。”

按下唐营君臣之事，再讲关内小番报进：“启上平章爷，

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刘国贞说：“方才关外放炮之声，想必唐兵到来扎营，若有唐将讨战，前来报我。”小番得令，自往关上观望不表。

再说唐营元帅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今当出兵吉日，那一个出去讨战？”道言未了，早有程咬金闪出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你是没用的，北番番将不是当耍的，甚是利害，第一场开兵，须要取他之胜，才晓得我们大唐将军的利害。若是你出马杀败了，反为不美。”程咬金最胆小的，一闻元帅之言，只得退立旁边去了。只见部中又闪出一将道：“元帅，待小将出去讨战罢。”元帅一看，原来是尉迟恭，便说：“将军出阵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恭一声“得令。”上马提枪，挂剑悬鞭，顶盔贯甲，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，鼓声啸动，豁喇喇一马冲出，直奔白良关下。那小番儿看见，好一个恶相的唐将，待我放箭。“呔！下面的蛮子，少催坐骑。看箭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唷唷，只见乱纷纷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。尉迟恭不慌不忙，把长枪乱使，如雪花飞舞相似，把乱箭尽行撇开。上面小番看呆了，箭也不射下来了。那尉迟大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报你主将得知，今天兵到了，太宗皇帝御驾亲征，叫他早早出关受死。”

不表尉迟恭关下大叫，单讲小番飞报进衙说：“启上平章爷，有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。”刘国贞听报，立起身来：“待我去擒南蛮。”分付备马抬枪，脱下袍服，顶好盔，穿好甲，端住枪，跨上马，出了总府衙门，来到关上，望下一瞧，说：“阿唷，好一个蛮子。”但见他头戴闹龙铁箔头，面如锅底，浓眉豹眼，海下胡髯，身穿锁子乌金铠，左悬弓，右悬箭，坐在马上，好不威风。国贞就命把都儿发炮开关。只听一声炮

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。刘国贞出得关门，后拥三百攒箭手，射住阵脚。尉迟恭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番将，望吊桥冲来，好不可怕。但见他头上戴顶双分凤翅金盔，顶大红缨，面如纸钱灰，狮子口，大鼻子，朱砂眉，一双怪眼，短短一捧连鬓胡须，身上穿一领腥腥血染大红袍，外罩龙鳞红铜铠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条射苗枪，坐下一匹点子昏红马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，尉迟恭也举乌缨枪架住，说道：“呔！那守关将留下名来。”国贞道：“你要问本镇之名么？乃赤壁宝康王狼主御驾前，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为镇守白良关总兵，大将军刘国贞。你可晓得本镇枪法利害之处么！”敬德说：“不晓得你这无名之辈！今天兵已到，你们一国的蝼蚁，多要杀个干干净净，何在你这个把番奴，霸住白良关，阻我们天兵去路。”

正是让我者生，若还挡我者死。

要知两员勇将交战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白良关刘宝林认父 杀刘方梅夫人明节

诗曰：

威风独占尉迟恭，定北先夸第一功。

谁料宝林能胜父，当锋一战定英雄。

再说尉迟恭大叫：“番奴快快献关，方免一死，若有半声不肯，那时死在枪尖之下，只怕悔之晚矣。”国贞听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有多大本事，如此无礼，擅自夸能，魔家这枪不挑无名之将，你也通下名来，魔家好挑你这狗蛮子。”尉迟恭大怒，喝声：“番奴！你要问俺家之名么？洗耳恭听。某乃唐太宗天子驾前，护国大元帅秦麾下，加为保驾大将军，虢国公，复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，难道你不闻某家之名么！”刘国贞呼呼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尉迟蛮子，中原有你之名，魔家只道是三头六臂的，原来也止不过如此，可晓得魔家的枪法么？唐童尚要活擒，何况你这蛮子。”尉迟恭亦呵呵冷笑道：“休得多言，照某家的枪罢。”把枪一摆，月内穿梭，直望刘方面门挑进来了。国贞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把枪一架，却把脖子震了两震，在马上两三晃：“阿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利

害的尉迟蛮子。”尉迟恭大笑道：“你才晓得俺家尉迟将军的利害骁勇么。照枪罢！”又是一枪，劈前心挑进来了。嗒唧一声响，逼在旁首，马交肩过去，闪背回来，二人大战。好一似：

北海双蛟争战水，南山二虎斗深林。

战到十余合，国贞只好招架。他勉强又战了几合，看看敌不住尉迟恭了。那敬德看见刘方面上失色，心中大喜，扯起了竹节钢鞭，量在手中，才得交肩过来，喝声：“照打罢！”一鞭打在国贞背心，刘方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伏在马上，大败而走。尉迟恭说：“你要往那里走，我来取你之命也！”催开坐骑，豁喇喇追上来。国贞败过吊桥，小番儿把吊桥扯起，放起乱箭射来。尉迟恭只得扣住了马，喝声：“关上的，快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，如若闭关不出，定当打破，我老爷且是回营。”带转马，回营来了。军士上前拢住了马，抬过了枪，就进中营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打败了守将刘国贞，前来缴令。”秦元帅大喜，说：“好一位尉迟将军，第一阵交战胜了北番，白良关一定破得成了。明日再到关前讨战。”不表。

再说刘国贞败进关内，到衙门下了马，有小番扶进书房坐定。说：“阿唷唷，打坏了。”把盔甲卸下，靠在桌子上。里面走出一个小厮来，面如锅底，黑脸浓眉。豹眼阔口，大耳钢牙，海下无须，年纪只好十六七岁，身長九尺余长，足穿皮靴，打从刘国贞背后走过。叫声：“爹爹。”那刘方抬起头来说：“我儿，你来到为父面前做什么？”原来这个就是刘国贞的儿子刘宝林，他便回说：“爹爹，闻得大唐人马来攻打白良关，爹爹今日开兵胜败若何？”国贞见问，说道：“喂，我儿！不要说起。中原尉迟蛮子骁勇，为父的与他战不数合，被

他打了一鞭，吐血而回，心里好不疼痛。”宝林大惊，说道：“爹爹被南朝蛮子伤了一鞭，待孩儿出马前去，与爹爹报一鞭之仇。”刘方说：“我的儿，怎么说动也动不得，那个尉迟老蛮子伤了一鞭，利害非凡。为父的尚难取胜，何在于你。”宝林说：“爹爹不妨，从来说将门之子，未及十岁就要与皇家出力，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，正在壮年，不去与父报恨，谁人肯与爹爹出力。”国贞说：“我儿虽然如此，只是你年轻力小，骨肤还嫩，枪法未精，那尉迟狗蛮子年纪虽老，枪法精通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宝林道：“不瞒爹爹说，孩儿日日在后花园中操演枪法鞭法，件件皆精，那怕尉迟蛮子，一定还他一鞭之报，今日就要出马。”说罢，就去顶盔贯甲，把一条铁钢鞭，骑一匹乌骓马，手执乌金枪，说：“爹爹，孩儿前去开兵。”刘方道：“我儿慢走，须要小心，待为父的到关上与你掠阵。带马来！”国贞跨上马，军士一同来到关上，说：“我儿，不可莽撞，为父的鸣金就退。”宝林应声道：“是。爹爹不妨。”放炮开关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冲到唐营，喝声：“快报与尉迟蛮子知道，今有小将军在此，要报方才一鞭之恨，叫他早早出来会我。”

这一声大叫，有军士报与元帅得知。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营门外有北番小番儿，坐名要尉迟千岁出去，要报方才一鞭之恨，开言辱骂。请元帅爷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诸位将军，方才尉迟将军打败番将，如今又有小番儿讨战，谁可出去会他？”闪出程咬金道：“元帅，如今第二阵不妨事的了，待小将去会他一会。”元帅尚未出令，旁边又闪出尉迟恭来，叫声：“元帅，既是这小番儿坐名要某家去会战，原待某家出去会他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说：“不妨。”军士们

带马抬枪。程咬金说：“老黑，你把我头功夺去，第二阵应该让我立功，你又来夺去，少不得与你算帐的。”尉迟恭叫声：“老千岁，听得小番儿坐名要某家，故而出去会他，倘胜他，第二功算你的如何？”程咬金说：“老黑，你拿稳的么？只怕如今必败，休要逞能。待程老子与你掠阵，看你又胜得他么。”

尉迟恭跨上了马，手提枪，放炮一声，冲出营门。程咬金来到营门外，抬头一看说：“呵唷，好一个小番儿，只见他铁盔铁甲，锅底脸，悬鞭提枪，单少胡须，不然是小尉迟无二的了。”便叫声：“老黑，这个小番儿到像你的儿子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呸！老千岁，休得乱讲，与某家嚷鼓！”那番战鼓发动了，拍马豁喇喇冲到刘宝林面前，把枪一起，那边乌金枪嗒啷一声响，架定了，叫声：“来的就是尉迟蛮子么？”应道：“然也，你这小番儿，既知我老将军大名，何苦出关送死？”刘宝林听说：“阿呀！我想你这狗蛮子，怎么把我爹爹打了一鞭，所以我小将军出关要报一鞭之恨，不把你一枪挑个前心后透，誓不为人。”尉迟恭呵呵冷笑说：“方才刘国贞被我打得抱鞍吐血，几乎丧命，何况你这小小番儿，想是你活不耐烦了。”宝林说：“狗蛮子不必多言，看家伙。”劈面一枪过来，尉迟恭嗒啷一声架住了枪，说：“你留个名儿，好挑你下马。”宝林说：“你要问我名字么，方才打坏老将军是俺小将军的父亲，我叫刘宝林，可知道小爷爷的本事利害，你可下马受死，免我动手。”

尉迟恭大怒，拍马冲来，劈面一枪，宝林不慌不忙，把乌金枪嗒啷一声架过了。一连几枪，多被宝林架住在旁边。这一场大战，枪架叮当响，马过踢塌声。老小二英雄，战到五十回合，马交过三十个照面，直杀个平交，还不肯住。又战

了几个回合，只见日色西沉，宝林大叫一声：“呵唷！果然利害的老蛮子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呔！小番儿，你有本事再放出来。”宝林也说：“呔！那个怯你，有本事大家放下枪，鞭对鞭，分个高下。”尉迟恭冷笑道：“你这小番儿也会使鞭？难道某家阻了你么。”放下枪，宝林也放枪，两边军士各自接过了枪，二人腰边取出铁钢鞭，拿在手中。两条是一样的，叫一声：“那个走的不足为奇，照小爷爷的鞭罢。”打将下来。尉迟恭急架相迎，这一鞭名曰“摹云盖顶实堪夸”，那一鞭叫做“黑虎偷丹真难挡”。两下鞭来鞭架，鞭去鞭迎，好杀哩。只见杀气腾腾不分南北，阵云霭霭，莫辨东西。狂风四起，天地生愁；飞沙遍野，日月埋光。

二人又战了三十个回合，直杀到黄昏时候，不分胜败。关头上刘国贞看见天色已晚，不见输赢，就吩咐鸣金。宝林把枪架住说：“老蛮子，本待要取你首级，奈何父亲鸣金，造化了你多活了一夜，明日取你性命罢。”尉迟恭也叫声：“小番儿，你老子道你今夜死了，故尔鸣金。也罢，明日取你命罢。”两骑马一个进关，一个进营。尉迟恭来见元帅，说：“方才出战的小番儿，果然利害，与我只杀得平交，难以取胜。”叔宝说：“方才本帅闻报，尉迟将军与小番儿战个敌手，不道北番原有这样能人。”敬德说：“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级。”

不表唐营之事，再讲那刘宝林进关说：“爹爹，尉迟蛮子果然利害，不能取胜，明日孩儿出马，定要伤他之命。”刘方说：“儿，今日开兵辛苦了，为父的虽做总兵，到没有你这样本事，与老蛮子战到百十余合，亏你好长力。”宝林说：“爹爹，英雄所以出于少年之名，如今爹爹年迈了，自然战不过这狗蛮子了。”父子一路讲论，到衙门下了马，卸下盔甲，来

到书房。国贞说：“我儿，你开兵辛苦，母亲内房去罢，明日再与那狗蛮子相杀。”宝林应道：“是。”来到内房，只见那些番女说：“夫人且免愁烦，公子进来了。”宝林走近前来，只见老夫人坐在榻上，眼眶哭得通红，在那里下泪。便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日日在房中见你忧愁不快，今日又在下泪，不知有甚事情，孩儿今日到要问个明白。”夫人说：“阿呀我那儿啊，做娘的要问你，今日出兵与唐将那一个交战，快快说与做娘的知道。”

宝林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出阵，那中原有一个尉迟老蛮子十分骁勇，爹爹出战，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，所以孩儿不忍，出马前去，要与爹爹报仇，谁想尉迟蛮子，孩儿与他战到百十余合，只杀得个平手，不得取胜，少不得明日孩儿要取他的命。”梅氏夫人听说，大惊道：“我儿，那中原尉迟蛮子，可通名与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宝林说：“啊！母亲，他叫尉迟恭。”

那夫人听了尉迟恭名字，不觉眼中珠泪索落落滚个不住。宝林一见，好似黑漆皮灯笼，冬瓜撞木钟，连忙急问，说是：“母亲为着何事，可与孩儿说明，总有千难万难之事，有孩儿在此去做。”夫人带泪道：“阿呀！儿阿。你虽有此言，只怕未必做得来，做娘的为了你，有二十年冤屈之事，谁人知道。到今朝孩儿长大成人，不思当场认父，报母之仇，反与仇人出力。”宝林连忙跪下叫声：“母亲说话不明，犹如昏镜，此冤屈从何说起，孩儿心内不明，乞母亲快快说与孩儿知道。”夫人道：“儿阿，做娘的今日与你说明，报仇不报仇由你，我做娘的如今就死黄泉也是瞑目的。”宝林说：“母亲到底怎么样？”梅氏夫人说：“我的儿，今日交兵的尉迟恭，你道是何人？”“孩儿不知道。”夫人看见丫鬟们在此，说道：“你们外

边去看，老爷进来，报我知道。”丫鬟应声走出。

夫人见无人在此，叫声：“我儿，那书房中刘国贞，这奸贼你道是谁人？”宝林说：“是我爹爹。母亲，中原尉迟恭，有甚瓜葛？”夫人喝道：“呔，我想你这不孝子的畜生，怎么生身之父也不认的？”宝林道：“阿呀，母亲此言差矣，我爹爹现在书房，何见得不认生身之父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今日对敌的尉迟恭，是你父亲。刘国贞这天杀的奸贼，与做娘是冤仇，你还不知么？”

宝林大惊道：“母亲，孩儿不信如此，乞母亲细细说明此事。”夫人说：“你不信这也怪你不得，方才这鞭，你快拿过来就知明白。”宝林拿过鞭来，叫声：“母亲，鞭在此。”夫人叫声：“我儿，这一条鞭名曰雄鞭。你可见那嫡父手中乃是一条雌鞭，还有四个字嵌在柄上，你也不当心去看他一看，自己名字可姓刘么。”宝林把鞭轮转一看，果然有四个字在上面，刻着尉迟宝林四个细字。“阿呀！母亲，看这鞭上姓名，实不姓刘，反与中原尉迟恭同姓，母亲又是这等讲，不知其中委屈之事到底是怎样的？——说与孩儿明白。”

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今日做娘的对你说明白，看你良心。说起来，真正可恼可恨，做娘的当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县中，做了四五年的夫妻，打铁为活。从那一年隋属大唐，那唐王招兵，你父往太原投军，做娘再四阻挡，你父不听，我身怀六甲，有你在腹，要你父亲留个凭信，日后好父子相认。你父亲说，我有雌雄鞭两条，有敬德两字在上，自为兵器，随身所带乃是雌鞭，这雄鞭上有宝林二字在上，你若生女，不必提起，倘得生男，就取名尉迟宝林，日后长大成人，叫他拿此鞭来认父。不想你父亲一去投军，数载杳无音信回来，却

被这奸贼刘国贞掳抢做娘的到番邦，欲行一遍。那时为娘要寻死路，因你尚在母怀，故犹恐绝了尉迟家后代，所以做娘的只得毁容立阻，含忍到今。专等你父前来定北平番，好得你父子团圆，所以为娘的含冤负屈，抚养你长大成人，好明母之节，以接尉迟宗嗣，做娘就死也安心的了。”

宝林听罢，不觉大叫一声：“母亲，如此说起来，今日与孩儿大战之人，乃我嫡父亲也。阿唷，尉迟宝林阿，你好不孝，当场父亲不认，反与仇人出力！罢、罢、罢，待孩儿先往书房斩了刘国贞这贼，明日再去认父便了。”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宝剑，提在手中，正欲出房，夫人连忙阻住说道：“我儿不可造次，动不得的。”宝林说：“母亲，为什么？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那刘国贞在书房中，心腹伴当甚多，你若仗剑前去，似画虎不成反类其犬，被他拿住，我与你母子的性命反难保了。如今做娘的有一个计较在此，你只做不知，明日出关交战，与你父亲当场说明，会合营中诸将，你诈败进关，砍断吊桥索子，引进唐兵诸将，杀到衙内，共擒贼子，碎尸万段。一来全孝，与母报仇；二来做娘受你父之托，不负你父子团圆；三来扫北第一关是你父子得了头功，岂不为美。”宝林听了叫声：“母亲此言虽是，但我孩儿那里忍耐得这一夜？”母子说话多端，也不能睡。

再讲那刘国贞在私衙与偏将等议论退敌南朝人马，就调养书房，直到天明，尉迟宝林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就此出去，勾引父亲进关，同杀奸贼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须要小心。”宝林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连忙顶盔贯甲，悬鞭出房，来到书房。国贞看见，叫声：“我儿，你昨日与大唐蛮子大战辛苦，养息一天，明日开兵罢。”那宝林不见那对方开口，到也走过了，因见他